

## 郭沫若

### 女神

#### 前言

《女神》共分三辑。除《序诗》外，第一辑包括《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

第二辑在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上分为三部分。自《凤凰涅槃》至《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共十篇为《凤凰涅槃之什》，自《三个泛神论者》至《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共十篇为《泛神论者之什》，自《太阳礼赞》至《死》共十篇为《太阳礼赞之什》。

第三辑在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上分为三部分，自《Venus》至《晚步》共十篇为《爱神之什》，自《春蚕》至《日暮的婚筵》其中《岸上》为三篇共十篇为《春蚕之什》，自《新生》至《西湖纪游》其中《西湖纪游》为六篇共十篇为《归国吟》。

诗集《女神》共分为三辑，除序诗外，共收诗篇 56 篇，其中绝大部分写于 1919 到 1920 年间，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

《女神》以崭新的思想内容、豪放的自由诗体以及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开创了一代新诗风。作品中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的炽热激情和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它以火山爆发、狂飙突进的强烈气势，喊出了要求个性解放、民族解放的时代最强音。

## 序诗

我是个无产阶级者：  
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  
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  
《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  
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  
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  
所以我把她公开了。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姐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1921年5月26日

## 凤凰涅槃

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

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火精，生丹穴。”《广雅》云：“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

## 序曲

除夕将近的空中，  
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  
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  
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  
飞来在丹穴山上。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  
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  
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  
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  
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

天色昏黄了，  
香木集高了，  
凤已飞倦了，  
凰已飞倦了，  
他们的死期将近了。

凤啄香木，  
一星星的火点迸飞。

凰扇火星，  
一缕缕的香烟上腾。

风又啄，  
凰又扇，  
山上的香烟弥散，  
山上的火光弥满。

夜色已深了，  
香木已燃了，  
风已啄倦了，  
凰已扇倦了，  
他们的死期已近了。

啊啊！  
哀哀的凤凰！  
风起舞，低昂！  
凰唱歌，悲壮！  
风又舞，  
凰又唱，  
一群的凡鸟，  
自天外飞来观葬。

## 凤歌

即即！即即！即即！  
即即！即即！即即！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

宇宙呀，宇宙，  
你为什么存在？  
你自从哪儿来？  
你坐在哪儿在？  
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  
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  
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  
那拥抱着你的空间  
他从哪儿来？  
你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存在？  
你若是无限大的整块，  
这被你拥抱着的空间  
他从哪儿来？  
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  
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  
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

昂头我问天，  
天徒矜高，莫有点儿知识。  
低头我问地，  
地已死了，莫有点儿呼吸。  
伸头我问海，  
海正扬声而鸣咽。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我们飞向西方，

西方同是一座屠场。

我们飞向东方，

东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们飞向南方，

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们飞向北方，

北方同是一座地狱。

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

只好学着海洋哀哭。

**風歌**

足足!足足!足足!  
足足!足足!足足!  
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  
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  
流不尽的眼泪,  
洗不净的污浊,  
浇不熄的情炎,  
荡不去的羞辱,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到底要向哪儿安宿?

啊啊!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好像那大海里的孤舟。  
左也是湮漫,  
右也是湮漫,  
前不见灯台,  
后不见海岸,  
帆已破,  
樯已断,  
楫已飘流,  
舵已腐烂,  
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唤,  
怒了的海涛还是在海中泛滥。

啊啊!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好像这黑夜里的酣梦。  
前也是睡眠，  
后也是睡眠，  
来得如飘风，  
去得如轻烟，  
来如风，  
去如烟，  
眠在后，  
睡在前，  
我们只是这睡眠当中的一刹那的风烟。

啊啊！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  
痴！痴！痴！  
只剩些悲哀，烦恼，寂寥，衰败，  
环绕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  
贯串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

啊啊！  
我们年青时候的新鲜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甘美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欢爱哪儿去了？  
去了！去了！去了！



一切都已去了，  
一切都要去了，  
我们也要去了，  
你们也要去了，  
悲哀呀！烦恼呀！寂寥呀！衰败呀！

## 凤凰同歌

啊啊！  
火光熊熊了。  
香气蓬蓬了。  
时期已到了。  
死期已到了。  
身外的一切！  
身内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请了！请了！

## 群鸟歌

岩鹰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该我为空界的霸王！

## 孔雀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的花翎上的威光！

## 鸱枭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哦，是哪儿来的鼠肉的馨香？

## 家鸽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们驯良百姓的安康！

## 鹦鹉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听我们雄辩家的主张!

白鹤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们高蹈派的徜徉!

凤凰更生歌

鸡鸣

昕潮涨了，  
昕潮涨了，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春潮涨了，  
春潮涨了，  
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生潮涨了，  
生潮涨了，  
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凤凰和鸣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  
我们华美，我们芬芳。  
一切的一，芬芳。  
一的一切，芬芳。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热诚，我们挚爱。  
我们欢乐，我们和谐。  
一切的一，和谐。  
一的一切，和谐。  
和谐便是你，和谐便是我。  
和谐便是他，和谐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生动，我们自由。  
我们雄浑，我们悠久。  
一切的一，悠久。  
一的一切，悠久。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  
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欢唱，我们翱翔。  
我们翱翔，我们欢唱。  
一切的一，常在欢唱。  
一的一切，常在欢唱。  
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欢唱！  
欢唱！  
欢唱！

1920年1月20日初稿  
1928年1月3日改削

## 天狗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 X 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 Energy 底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1920 年 2 月初作

## 晨安

晨安! 常动不息的大海呀!  
晨安! 明迷恍惚的旭光呀!  
晨安! 诗一样涌着的白云呀!  
晨安! 平匀明直的丝雨呀! 诗语呀!  
晨安! 情热一样燃着的海山呀!  
晨安! 梳人灵魂的晨风呀!  
晨风呀! 你请把我的声音传到四方去吧!

晨安! 我年青的祖国呀!  
晨安! 我新生的同胞呀!  
晨安! 我浩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呀!  
晨安! 我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呀!  
黄河呀! 我望你胸中的冰块早早融化呀!  
晨安! 万里长城呀!  
啊啊! 雪的旷野呀!  
啊啊! 我所畏敬的俄罗斯呀!  
晨安! 我所畏敬的 Pioneer 呀!

晨安! 雪的帕米尔呀!  
晨安! 雪的喜马拉雅呀!  
晨安! Bengal 的泰戈尔翁呀!  
晨安! 自然学园里的学友们呀!  
晨安! 恒河呀! 恒河里面流泻着的灵光呀!  
晨安! 印度洋呀! 红海呀! 苏彝士的运河呀!



晨安！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呀！  
啊啊！你早就幻想飞行的达·芬奇呀！  
晨安！你坐在万神祠前面的“沉思者”呀！  
晨安！半工半读团的学友们呀！  
晨安！比利时呀！比利时的遗民呀！  
晨安！爱尔兰呀！爱尔兰的诗人呀！  
啊啊！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呀！  
晨安！华盛顿的墓呀！林肯的墓呀！惠特曼的墓呀！  
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晨安！太平洋呀！太平洋上的诸岛呀！太平洋上的扶桑  
呀！  
扶桑呀！扶桑呀！  
还在梦里裹着的扶桑呀！  
醒呀！M é sam é 呀！  
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

1920年1月间作

##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  
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

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伟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  
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  
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那个偶像破坏者哟！

1920年5、6月间作